



决斗

HISTORY OF DUELLING

(英)约翰·基甸·米林根(JOHN G. MILLINGEN)◎著 荀峥◎译

荣誉是第二生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决斗

HISTORY OF DUELING

决斗——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社会的决斗史话

荣誉是第二生命



中国石化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决斗

The history of duelling

[英] 米林根 著 荀峥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斗 / (英) 米林根著; 荀峥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117-2409-0

I. ①决… II. ①米… ②荀… III. ①风俗习惯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 K89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8766 号

决斗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0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305千字

印张: 14.25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前言



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一次侮辱会被认为是严重的伤害，因而必须受到憎恨，或者甚至必须为此进行一次决斗。人们公认忍受这种侮辱而不进行决斗的成员，必须被逐出他们的社群。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8世纪英国作家，批评家

西风东渐以来，中西方文化比较始终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在衰颓的国势面前，一些先觉者痛感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之积弊。言辞之沉痛莫过于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所做的剖析。其文首称：“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黷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



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其次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在西方的各种文化风俗中，最能够生动反映这三个特点的，莫过于近代盛行于西方上流社会中的决斗现象了。陈独秀所说“西洋民族恶侮辱宁斗死”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风俗。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决斗是根据事先双方同意的规则，由两个个人使用相应的武器进行的战斗。决斗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17世纪之后广泛盛行于西方上流社会成员之中。15世纪末从西班牙开始，决斗用的剑（rapier，一种轻巧细长的剑）就开始变成整个欧洲贵族服饰的标准配饰。除本书主要描述的英国和法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学生当中也是如此。争吵和剑斗成了近代德语地区学生的例行活动。随着贵族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有严格规则的决斗被引入了学术界。这种发展的信念基础，就是成为一个学生，意味着与其他的人群应当有所不同。学生穿着特别的衣服，有特别的庆典，唱学生歌曲，同时也进行着决斗。这一时期德国学生生活相当不安全，尤其是在16至17世纪宗教改革战争和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在大学生涯中进行10到30次决斗绝非罕见。学生社团甚至要求申请者至少进行一次用开刃剑进行的决斗。

从17世纪早期起，决斗在欧洲通常已被法律禁止，但是微妙的是，它却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只要决斗是公平的，参与者往往不会被司法追究。即使受到追究，也往往因为西方法制的陪审团制度而被判决无罪。法治与社会舆论通过这种制度化安排，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奇妙的平衡。



决斗制度遗风流俗，至今犹在。在本书所述时段之后，决斗甚至延续至现代西方社会。

在美国，1777年5月16日，《独立宣言》的签字者之一巴顿·昆内特（Button Gwinnett）和他的政治对手拉克伦·麦金托什（Lachlan McIntosh）进行了决斗。两人都受了伤，昆内特三天后死亡。

1820年3月22日，美国著名的海军英雄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在决斗中被自己的同事詹姆斯·巴伦（James Barron）杀死了。

1842年9月22日，当时的伊利诺伊州立法会议员，未来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接受了州审计官詹姆斯·希尔兹（James Shields）的挑战。林肯当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嘲讽希尔兹，希尔兹提出了挑战。在决斗场上，双方的助手进行调解并达成了和解，前提是林肯表示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1798年至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海军在决斗中损失的军官数量相当于在战斗中损失军官数的三分之二。今天美国《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第114条仍然规定：武装力量成员进行决斗是一种军事罪行。

目前美国有二十个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有专门的法律禁止决斗。在其他州，根据关于攻击和谋杀的法律，



决斗也属非法。

法国最后一次决斗发生在1967年。国会议员加斯通·狄福利(Gaston Deferre)侮辱了雷·瑞比利(René Ribière),后者提出用剑进行决斗。瑞比利在决斗中失败,受了两处伤,不过似无大碍。

1921年在意大利的罗马,当时还是一个编辑的本尼托·墨索里尼在决斗中用剑重伤了弗兰西斯科·希克迪(Francisco Ciccotti)。这次决斗持续了一小时一刻钟,因为希克迪受伤后无力继续才告终。

决斗在俄罗斯的作家、诗人和政治家中也是非常流行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死于与连襟丹特士(Georges d'Anthès)的决斗之前,曾卷入29次决斗,对手全都赫赫有名,包括费奥多尔·托尔斯泰伯爵(本书中有记述)、尼古拉·雷平亲王(Nikolay Repnin)。

1841年,诗人莱蒙托夫因为一件琐事,在决斗中被尼古拉·马提诺夫(Nikolai Martynov)杀死了。此前一年,他刚刚与法国驻俄国大使的儿子德巴兰特(De Barante)进行过决斗。

在南美洲的秘鲁,迟至20世纪上半叶,还发生了几次备受瞩目的政治家之间的决斗。1957年,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进行了一次决斗。后来他担任过秘鲁总统。

乌拉圭于1920年规定决斗非法。但是当年,前总统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José Batlle y Ordóñez)就在一次用手枪进行的正式决斗中杀死了报纸编辑华盛顿·贝尔特兰(Washington Beltrán)。2002年,秘鲁国会议员艾提尔·拉莫斯(Eitel Ramos)声称受到副总统戴维·韦斯曼(David Waisman)的侮辱,

向他提出了用手枪决斗的挑战。

1952年，智利参议员、后来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智利著名的左翼总统，1973年死于右翼军人皮诺切特领导的军事政变）受到同事劳尔瑞特格（Raúl Rettig，此人后来领导一个委员会调查1973年至1990年间右翼军人统治期间智利侵犯人权的情况）的挑战。他们同意用手枪各开一枪，但是却都向天空进行了射击。此时决斗在智利已经是非法的了。



迟至1985年，加拿大刑法中仍有针对决斗的专门条款：

71条：任何人（a）提出决斗或试图以任何方式激怒别人进行决斗，（b）试图激怒一个人使他向另一个人提出挑战进行决斗，或者（c）接受决斗的挑战，都是应该提起公诉的罪行，可以判处两年以下监禁。

决斗的盛行使西方上流社会成员在近代熟练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而近代中国的统治阶层文武分途，崇文贱武，以至如李鸿章所说：“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迭遭外侮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与我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决斗的目的主要不是杀死对手，而是通过向社会展示自己勇于面对生命危险以恢复个人的名誉。这种制度的核心是荣誉的观念，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社会风俗。决斗制度强调个人在自己的名誉受到伤害而又无法寻求法律的保护时，诉诸个人力量维护名誉的权利。这正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的一种生动诠释。今天美国三亿人口中有两亿以上的私人枪支。一个枪支拥有者不必依靠任何其他



人、机构和社群。面对学者，枪支爱好者直言枪支对他们意味着自由、个人主义和独立、权利和责任。“我喜欢手枪因为它们是属于我们文化的武器。如果在千年以前我会喜欢弓箭和战斧……我喜欢自己照顾自己的那种能力，喜欢独立。”学者说：“被描述为美国式强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美国当代文化中有非常华丽和夸张的表现。强硬包含了一系列特征，如自我依赖、心理和生理的强健、准备采取行动等，这些在美国文化和社会规则中都非常明显。”^① 这种个人主义和权利责任意识的张扬，从文化本质上讲可以说是决斗文化的一种传承，它与美国文化的强势是有直接联系的。

决斗制度维系着西方上流社会“荣誉是第二生命”的原则。在很多决斗者看来，荣誉的价值甚至超过生命。对荣誉的吹毛求疵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至于“拒绝决斗比接受挑战更需要勇气”。不无讽刺的是，在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开端处，龚自珍却在痛陈：“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覩，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尺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

其实岂止晚清，当年鸿沟对垒，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刘

① Shooters: Myths and Realities of America's Gun Cultures. Written by Abigail A.Koh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71, 104.

邦一语，已开中国政坛“厚黑”风气。较之欧洲贵族与君主抗礼，相去何啻千里。“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西方文化几百年来的强势与决斗这种文化风俗，恰是明证。

当前中国社会公德与官德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西方社会公德现状常常被引为比较对象。认识包括决斗在内的西方文化现象，不失为这种比较的一扇窗口。本书作者对决斗是持反对立场的，译者却觉得西方的决斗文化反衬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严重缺失。这似乎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时由于立场和境遇的不同，认识各自文化的糟粕与精华时一种有趣的反差。译者选译一本1841年出版的旧书，一方面是考虑到版权问题，更重要的是本书作者身处决斗仍然盛行的时代，对决斗的观察比当代学者可能更加感性。本书下卷记述了大量决斗的个案，似嫌累赘，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由于决斗的历史可能被视为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和主导观念的一面镜子，所以这些事情，不管多么没有意义，都具有重要性。”

本书写作时间较久远，作者行文颇尚曲奥华丽。译者并非英语专业出身，翻译本书难免错谬，敬请识者原谅。所以不揣浅陋，献此拙译，实在是深感百多年来国人在很多方面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仍然未登堂奥。译者而立之后，稍读外文原著，对西方文化的原有看法常遭颠覆。国民党老右派吴稚晖曾经对罗家伦说：“中国要好好的有三万种书译出来，方才像个国家。”信哉斯言！



译者

2012.1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序言	001
第二章	古代的决斗	007
第三章	决斗的起源	019
第四章	著名的司法决斗	037
第五章	骑士和决斗制度	057
第六章	法国的决斗	081
第七章	十六世纪法国的决斗	093
第八章	十七世纪法国的决斗	107
第九章	路易十三时期的决斗	115
第十章	路易十四时期的决斗	131



第十一章	十八世纪法国的决斗	159
第十二章	路易十六时期的决斗	175
第十三章	十九世纪法国的决斗	204
第十四章	法国妇女之间的决斗	228
第十五章	法国确立的决斗法规	233
第十六章	决斗中助手的作用	248
第十七章	意大利的决斗	254
第十八章	西班牙的决斗	275
第十九章	德国和北欧的决斗	282
第二十章	比利时和荷兰的决斗	303
第二十一章	美国的决斗	310
第二十二章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决斗	332
第二十三章	乔治三世时期的决斗	404

第一章

序 言



当我们平静地研读决斗的编年史时，发现眼前这个具有虚假的完美理性，并且以它自我吹嘘的高度文明为傲的社会仍然继续着这种实践，我们只能感到惊讶。

由于其无节制的野蛮残忍，对古代决斗和个人格斗——它们事实上只比得到许可的谋杀略好些——的详细描写可能是令人厌恶的，但是要从非常形象而且罗曼蒂克的决斗史上去除那种欺骗性的引人外表，任何方法都不如对决斗进行研究更加有效，包括研究它的发展，以及当它不再那么时髦或者不再为上流社会诉诸为解决纷争的手段时，这种行为的相对减少。

决斗的缘起的确应该让我们为它的持久性感到愧窘。它起源于中世纪那最黑暗的野蛮时代。在那些帝国的废墟上，使之前的那个古典时代名垂千古的光荣、艺术、科学和优雅的造诣几乎荡然无存。作为世俗的荣光和人类声名的虚妄性质的恐怖记录，只有支离破碎的废墟和传统留了下来。



罗马尚武和独立的精神熄灭了。锡巴里斯人^①的奢华生活取代了金戈铁马的日子。文明因为过度的精致腐化了，变得纤柔娇弱。他们建起了宫殿，却放弃了抵御入侵的壁垒。弱点被敌人发现，被试探，最后被击破。蜂拥而至的野蛮人蹂躏了曾经雄伟的帝国版图，如洪流般吞噬了他们面前的一切。饥荒和瘟疫踵入侵的野蛮人而至。所有帝国的政策为之竭尽全力以创建的制度都被推翻。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法律、司法和理性几乎无迹可寻。用刀剑主持的正义是唯一被承认的权威。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把人类分为领主和奴隶。骚乱、压制和掠夺被称为统治。宗教变成了伪君子的实用面具，被限制在对外在仪轨的遵循上。人们坚信嗜血的功绩可以取悦上帝。

在这个黑暗时期，神裁法^②、决斗和单人格斗取得了极致的优势。人们被野蛮化后又被驱入这样一个时代，考虑到这个时代的状态，神裁法与决斗被认为是决断分歧最明智和公正的方式不可能让我们感到惊奇。罗伯逊（何人不详）恰如其分的文字最好地描述了这个时代：“对于人类来说，抵御伤害、报复不公正的对待和培育友谊一样自然。而且，既然社会保持在它

① 锡巴里斯（Sybaris），古希腊的一个城市，位于意大利塔兰托湾西部海岸上。公元6世纪城市极度富有，以至于锡巴里斯人成了奢华和享受的代名词。当时这座城市可能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照明系统，并且提出了知识产权的概念。据说城市里的厨师可以对自己创制的招牌菜享有一年的专利权。18世纪英国作家、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中提到一位锡巴里斯人睡在一张铺满玫瑰花瓣的床上，因为一片花瓣折了起来竟然无法入睡。关于锡巴里斯人最广为流传的一则轶事说他们的骑兵训练自己的马匹和着管乐起舞，结果敌人用音乐击败了锡巴里斯人的骑兵并征服了他们。

② 在后面的几页里我将叙述几桩神裁法的案例，因为尽管神裁法不被认为属于决斗的范围，但两种实践在起源上都一样野蛮，在实践中都一样荒谬。决斗事实上构成了神裁法体制的一个部分。在神裁法中人们吁请上帝的判断来保卫无辜者。——原注

最简单的状态中，前者就被认为是和后者一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不认为他们有权利只为自己的冤屈寻求补偿。如果有人伤害那些与他们有联系或者其名誉为他们所关心的人，他们便被触怒而且会尽速予以报复。无论蛮族人对政治联合体的原则理解得多么不完美，他们能热切地体会到社会性友爱的情感和从血缘纽带而来的义务感。当伤害和冒犯施加到他的家庭或部族时，他们会怒火中烧，会怀着最刻毒的怨恨追踪施加伤害和侮辱的人。他认为期盼用自己以外任何人的手获取补偿是胆怯的，“让别人决定什么样的补偿和报复可以让自己满意是丢脸的”。



这里我们发现了决斗行为令人遗憾的根基，那就是，即使是处于一种有所进步的文明状态中的人类，仍然沉迷于可耻的报复行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野蛮人并无多大区别。

让我们从骑士制度的浪漫时代身上剥去他们炫丽诱人、如梦似幻的华丽甲冑和服饰——包括充斥着赞颂这个时代壮伟和美好的祝酒辞的宴会大厅，游吟诗人歌颂那个时代的引人之处的多情旋律，骑士们为了博取他们堂吉诃德式虔诚所偏爱的情人的青睐而进行的武艺竞赛——我们将看到什么？最黑暗的死亡中隐藏的背信弃义和暴行——放浪形骸、沉湎声色这些人类令人厌恶的本性——隐匿在最迷人的德行外表下由病态的想象包裹的罪恶——一副凶手的嘴脸却由美人的手为之戴上了桂冠，而不是落到刽子手的利斧之下。

巴尔扎克说得对：为了一个承诺我们会走到世界的尽头去。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界定某些词句，让社会接受由理智的推理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让社会接受时髦和成见造成的定义，我



们会更加幸福到什么地步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词的真正含义：“自由、光荣、荣誉、爱、勇气。”它们目前是一些空幻的崇拜对象，在它们的圣殿里无谓地流淌了多少鲜血！同时，由于人类理智一种奇怪的误入歧途，我们竟然认为为了报仇雪耻、恢复名誉应该不惜去冒可能使自己的痛苦加剧、让自己珍爱的所有人遭遇不幸的风险。

要对这个问题做更加详细的阐述，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察。在下面我记录了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最著名的决斗事件。阅读这些材料时，我们可能会因为其中的残暴程度浑身战栗，也会因为我们目前的时代更加文明而欣慰，但是认真的反思使我们明白我们的欣慰是错误的：罪恶的事业和影响在一成不变地延续着——其行为同从前一样轻佻，其影响一样可耻而迹近犯罪。决斗的历史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解释时代的历史，还能切实地用例证阐明向更人道主义的状态演进过程中处于不同阶段的社会的礼貌和风俗，同时我们将看到允许或劝阻这种行为有什么作用。在决斗史中，通过观察人类邪恶激情的发展和偶尔展现出来的自我改善的品质，我们看到人的历史。

决斗的历史是一面血污的镜子，我们必须抹去上面各个时代凝结的血迹去深思隐藏其中的真理，去体会我们人类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生物！——我们不时成为虚荣和骄傲踢来踢去的皮球、野心和伪善的工具，却总是虚妄的追求、梦想的欢乐的牺牲品。尘世间的壮丽浮华和它所有诱人的地方——名誉和荣耀——都在提醒渴望军旅生涯的虚荣自负的年轻人去穿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制服，人前夸耀。

你看，他这会儿正在一列耀眼夺目的军人行列之中，但